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三十七回 聽好言蘇福生禍心 見濟公皂白得分明

話說蘇北山之妻趙氏夫人，正同使女僕婦屋中閑談，祇聽外面一聲響。大家回頭一看，外面火光沖天，見院中那些花盆架和桃柘槐樹上俱有火光。僕婦丫鬟過去一看是火，用手一掐就滅。書中交代，原來是聖手白猿陳亮使的調虎離山計。陳亮見眾人出來，自己由房上下來，滴溜一轉身，進到房中一看，見屋中極其幽雅，牆上名人字畫，挑山對聯，山水人物，工筆寫意，花卉翎毛，順前檐一張湘妃竹的床，掛著床幃幔帳。地下桌椅條凳，擺著古玩應用物件。

陳亮正在屋中觀看，聽外面婆子丫鬟說：“這必是福兒、祿兒兩個孩兒淘氣，弄的這火。”說罷，眾人往屋中直奔。陳亮正在屋中觀看，聽眾人要進來，自己一想，叫人躲到屋中，可不像話。急中生巧，一撩床幃，鑽在床底下隱藏。眾人進來，也不知屋中藏著人。方纔落座，祇所外面有腳步聲音。秋香趕緊問：“甚麼人？”外面有人答話，原來是家人得福。秋香說：“甚麼事？”得福說：“員外爺回來了，同著和尚。這位和尚，也不在書房坐著，也不在客廳坐，要到太太屋裏來坐著。員外說，趕緊叫太太躲避躲避。”太太一聽，趕緊叫丫鬟把屋中收拾收拾，心想：“員外太不對，外頭有客廳，又有書房，為甚麼臥室裏讓和尚進來？”正在思想，外面得祿又進來說：“太太快走，員外已然同和尚進來。”太太趕緊躲出去，丫鬟尚未收拾停妥，祇聽外面員外說話：“師父請你老人家來到我家，就如同你老人家自己俗家一樣，不可拘束，願意哪屋裏坐都可以。”陳亮在屋中床底下藏著，心中暗想：“惡霸他往家裏讓和尚，也沒好和尚，必是花和尚。”外面濟公哈哈大笑說：“沒有好和尚？我怕你等急了，早來約會了。”蘇北山一聽：“好呀，和尚跑到我媳婦屋裏，拿約會來了。”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醉了。”和尚說：“沒醉。”說著就往裏走。陳亮一聽，大吃一驚，來者非別，正是西湖靈隱寺濟公長老。心想：“濟公怎麼會來到這裏？”

書中交代，濟公自從打發陳亮走後，回到雲蘭鎮梁員外家中。梁員外說：“聖僧來了，我這裏甚不放心，自從夜內追賊出去，不見回來。我派家人各處尋你，你老人家上哪去了？”濟公說：“我到五仙山祥雲觀瞧了瞧，那座廟燒了個冰消瓦解，片瓦無存，尺木未剩。”梁員外吩咐擺酒。把酒擺上，梁員外陪著喝著酒說：“師父你從哪來？外面帶著都是甚麼人？”濟公就把被城隍山老尼姑清貞所請，到餘杭縣尋找高國泰，帶著蘇祿、馮順找著高國泰，要回臨安。從頭至尾，已往從前的事，細說一番。梁員外說：“原來聖僧去找高國泰，是通家之好。他父在日，和我是金蘭之好。不想他家中一窮如洗。”叫家人把高國泰請進來。不多時，高國泰進到裏面。梁員外讓高國泰落座。梁員外說：“高國泰，你家中從前的事情，你可知道？”高國泰說：“我略知一二。”梁員外說：“你父親名叫高文華，乃是餘杭縣的孝廉，我等乃是金蘭之好，那時你尚年幼，提起這話，有十數年的光景。後來你父親去世，你也年幼，也沒給我送信，因此就斷絕往來。不想這幾年不見你，落的一窮如洗。方纔我聽聖僧提起你的名字，我纔知道是你。”高國泰一聽，曾記得當初母親也提過，趕緊纔站起來行禮，說：“原來是老伯父，小侄男有禮。當年我聽我娘親提過你老人家，祇因家道寒難，不能應酬親友，未能常常給伯父請安。”梁員外說：“現在你兄弟梁士元，正在用功讀書，也少個人指教他。你也不必到餘杭縣去，我把你家眷們接來，你同你兄弟讀書，一同用功。等大比之年，你二人一同下場。”高國泰點頭答應。濟公說：“梁員外，我和尚要化你的緣。”梁員外說：“聖僧有甚麼話，祇管吩咐。”濟公說：“你花幾百兩銀，把祥雲觀燒的地基買回來，把劉妙通叫來，給他五百兩銀，叫他回古天山。你把祥雲觀仍然修蓋起來，改為祥雲庵，把城隍山老尼姑清貞連高國泰的家眷接來，叫他們住，這段事算我和尚化你的緣。要不然，老道張妙興也得訛你幾千銀子。”梁員外說：“是了，謹遵師父之命，趕緊派家人去找劉妙通。”此時劉妙通燒的傷痕已好了，來到梁員外家中，梁員外給了他五百兩銀，劉妙通知恩感德，拿銀兩告辭，自己回古天山凌霄觀去了。

梁員外把高國泰留在這裏，把馮順也留下，派妥當家人直奔城隍山迎接老尼姑清貞等，並高國泰的家眷一同接來。把諸事辦妥，濟公禪師這纔告辭。梁員外給拿出數百兩銀，叫濟公換衣裳做盤費，和尚哈哈大笑說：“員外不必費心，我和尚常說：‘一不積錢，二不積怨，睡也安然，走也方便。’我不要錢。”濟公帶領蘇祿，告辭出了雲蘭鎮，順大路直奔臨安。一路之上，見天氣晴和，和尚信口歌曰：

參透炎涼，看破世態。散淡遊靈徑，逍遙無掛礙。了然無拘束，定性能展才。撒手辭凡世，信步登臨界。拋開生死路，瀟灑無境界。初一不燒香，十五不禮拜。前殿由他倒，後牆任他壞。客來無茶吃，賓朋無款待。謗的由他謗，怪的由他怪。是非臨到耳，丟在清山外。也不逞剛強，不把雄心賽。學一無用漢，虧我有何害？

濟公帶著蘇祿往前走，順道路飢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這日到了臨安，見眼前坐西朝東一座酒館，和尚說：“蘇祿咱們這裏吃盃酒再走。”蘇祿點頭答應，剛一進酒店，祇見蘇北山帶著蘇升，正在這裏吃酒。一見濟公進來，蘇員外趕緊站起來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回來了，一路之上多有辛苦！可曾將高國泰找來？馮順哪裏去了？”濟公就把找高國泰的事，已往從前之事，述說一遍。蘇北山說：“原來如此，師父多受苦了，請坐一同吃酒罷！”濟公同蘇員外剛纔坐下，忽然從外面進來一位老者，蒼頭皓首，須發皆白，手執拐杖，慌慌張張進來，舉拐杖照定蘇員外擡頭就打。蘇員外趕緊往旁邊一閃，嚇得驚慌失色，說：“韓老丈，你我素有相識，再者你我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為何見我用杖擡頭就打，所因何故？”老丈說：“蘇北山，我今天給你一死相拼，我這條老命不要了。我兒已然上錢塘縣去告你，我老漢上你門口上吊去，我這裏有陰狀！”蘇祿、蘇升趕緊把老丈攔住，見這位老丈氣得直哆嗦。蘇北山也不知所因何故，兩個家人把老丈攙扶在板凳上坐，蘇北山說：“韓老丈，你不要著急，有甚麼事要跟我拼命？你說明白我聽聽。”韓老丈坐在那裏，緩了半天，嘆了一口氣說：“蘇北山，可是我兒欠你二百銀子，把買賣關閉了，應著賣了房子還你錢？你不但等，你竟敢派家人帶著許多匪棍，把我女兒搶了去，把我兒打了，將帳目折算人口。我韓氏門中，世代商賈傳家。無故你把我女兒搶去，這了得麼？”蘇北山一聞此言，說：“老丈此言差矣！這件事我實不知道，這其中必有緣故，這不是我手下家人。你問問，我如何能做出這樣傷天害理之事！甚麼人去找你要錢？”韓老丈說：“明明是你的家人，當初給我兒送銀子，就是他送的。”蘇北山想了半天，想不起這個人來。濟公哈哈大笑說：“蘇北山，韓老丈，都不用著急，我帶你們去找這個人去。先叫人去把韓老丈的兒子韓文成找回來，不必叫他錢塘縣去告去。”打發蘇升去不多時，把韓文成找回來，韓文成一見蘇北山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說：“蘇北山，我這條命不要了！”蘇北山說：“賢弟你我知己相交，你欠我二百銀子，我並沒打算跟你要。甚麼人去搶人？把這件事遺在我身上。”韓文成說：“分明是你的家人，去把我妹妹搶了去，打了我一身傷。我正要去告你，你還不承認？”蘇北山說：“這不是濟公在這裏，這件事求濟公他老人家給辦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們不便爭論，少時你等自然知道，跟我去。”說罷，給了酒飯帳，帶領蘇北山、韓老丈父子出了酒館，一直往南。進了一條胡同，來到一家門首，和尚就嚷：“蘇管家，給你送銀子來了。”祇見由裏面出來一人，蘇北山、韓員外眾人一看，說：“原是你！”和尚要捉拿行兇作惡之人，不知出來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